

# 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发展区

中共绥阳县理论学习中心组

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新浪潮中,区域协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创造性地融入国家新一轮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这是事关绥阳新时代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和战略性问题。绥阳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资源禀赋,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发展战略,绥阳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将“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发展区”作为关键发展目标,这一战略决策对于绥阳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 一、绥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的战略意义

(一)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是对接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和国发〔2022〕2号文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活力,国家赋予了贵州“积极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政治责任,绥阳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带,融入其中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吸引投资与技术,绥阳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决落实。2024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遵义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要求将遵义打造成为全省核心增长极之一,以及全省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绥阳作为遵义都市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产业配套、生态协同等路径成为融入国家战略的基层实践载体,这是对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市委提出“一核两心三带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为绥阳发展锚定了方向,绥阳必须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抓落实。

(二)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是推动绥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务实举措。随着中国西南地区经济的重要崛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寄予厚望,将成为西南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周边城市必将在多个领域展开激烈的合

作和竞争。如若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绥阳必将错失新一轮发展机遇。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如火如荼,国家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利好政策频发,成渝地区发展的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发展机遇,绥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进一步坚定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力,通过紧紧贴、积极融、主动接等措施,千方百计挤入这艘发展巨轮,并抢占优势位置,夺得先机。

(三)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是当前绥阳发展的必由之路。成渝地区有相对完备的一二三产业发展体系,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丰富的技术经验,而绥阳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极其密切的文化联系,有与成渝地区便利的通勤条件,有丰富的农产品等产出,还有装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紧密上下游联系,这无一不是融入成渝的天然条件,我们应该也必须融入成渝。通过与成渝地区的深度绑定,不仅能推动绥阳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产业链的延链补链,还能带动就业,开拓重要消费市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遵义都市圈的建设是贵州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省委已经出台了推动遵义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的相关政策,而绥阳的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成为遵义都市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这是绥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策,更是必由之路。

## 二、绥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的优势

(一)地理上紧靠,拥有天然的区位优势。绥阳地处成渝南下通道与遵义都市圈核心区的交会点,距离重庆129公里、遵义主城区仅30公里,距离遵义机场20公里、遵义高铁站40公里,G75兰海高速和渝贵高铁构建了“半小时经济圈”,国道、省道、高速构建的立体交通网络,特别是桐新高

速在县域内开通2个收费站,与绥遵高速5个收费站共同形成对外“十字”交通主骨架,为绥阳融入区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

(二)产业上协同,拥有紧密的相互需求。成渝地区有庞大的加工和消费市场,而绥阳能够提供大量优质的初级和中级农产品。绥阳依托辣椒、金银花等特色农业资源,打造“成渝火锅原料辣椒供应基地”,2025年辣椒深加工产品对成渝市场渗透率提升至23%。成渝地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绥阳依托双河洞、宽阔水等生态资源,开发洞穴探险、温泉疗愈等文旅产品,能够充分对接成渝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需求。2025年,绥阳的成渝客群占比已达35%,客单价提升至全国同类产品的78%。成渝地区作为国家装备制造业重要基地,其装备制造和军民融合需要大量的产业配套,而绥阳有大量的三线资产可供利用,也已经在装备制造产业上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产业链补链延链中优势巨大。

(三)文化上亲近,拥有紧密的相互交流。遵义和重庆历史上都曾属于同一行政区划,这深厚的历史渊源将两地的血脉紧密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行政区划发生改变,但这种联系却一直存在,成为两地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土壤。语言与方言同声相应,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遵义人说话的口音与重庆人如出一辙,两地的方言相似度高达95%以上,这种语言的共通性让遵义与重庆之间的联系更加牢固,也促进了文化的相互传承。遵义与重庆的文化相似,思维模式相近,这也使得我们与重庆的民间交流、商业合作、产业共进频繁且紧密。

## 三、绥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建成遵义都市一体化先行区的发展策略与实践

一是完善交通网络,实现通勤的深度耦合。加强与成渝地区及遵义都市圈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围绕市委“一核两心三带多

点”的城镇发展格局,加快与遵义主城区融合发展步伐,加速同城化进程。着力推进规划同城,积极对接遵义都市圈规划,谋划一批利全局、管长远、惠民生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以遵义主城发展为依托,将洋川、郑场、蒲场、风华纳入主城区同步规划建设。力争把郑场打造成集航空、铁路、轨道交通、公路为一体的遵义市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着力推进交通同网,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共建交通网络,构建县城经郑场至新蒲、绥阳至汇川、蒲场至新蒲、黄鱼桥至新蒲四大城市廊道,力争新渝贵高铁、黔昭铁路过境绥阳并启动建设,推动绥阳通用机场建设。加强与汇川区、新蒲新区在城市干道、城市公交、城市管理与建设等领域的无缝对接和密切合作,推动交通由“直连直通”转变为“互联互通”。同时,优化县域内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城乡交通便利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是提升旅游品质,实现需求的无缝承接。围绕“旅游+文化”,深挖红色资源,建好红色文化教育培训阵地,着力发展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做精做美“中国民间艺术诗歌之乡”名片,提升“中国诗乡·世界休闲公园”品牌形象,高标准打造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宽阔水国家森林公园、神山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公园、绥阳国家农业旅游公园、青溪湖国家湿地旅游公园五大公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创新举办国际洞穴旅游文化节、中国民间诗歌艺术节、辣椒节、金银花节、户外生态休闲音乐节等主要节庆活动。充分挖掘绥阳“三线”旧址资源,广泛征集“三线”文物,特别是征集资料文档和生产设备、产品等,建设“三线”博物馆、文化创意园、“三线”军工特色小镇等,让不同“三线”工业元素、文化信息多元共生相互交融,推动“三线”旅游业快速发展。加强与重庆的旅行社合作,推出“重庆—绥阳生态旅游”线路,吸引重庆游客前来体验绥阳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同时,与遵义主城区的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红色+生态”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产业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三是提升产业质效,推动产品的深度融入。绥阳是中国金银花之乡、中国辣椒之乡,金银花、辣椒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较大,且品质优良,在特色农业方面具有深厚底蕴。抢抓遵义建设“世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机遇,全面做响“中国辣椒之乡”品牌,坚持把辣椒作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发展,大力实施“辣椒经济”发展战略,打造世界辣椒贸易加工基地协作区。立足“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围绕把优质金银花做成“食品”的思路,做大做强金银花产业,加强金银花绿原酸提取等精深加工,不断延伸金银花产业链。一方面,在农产品种植环节,引入先进的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如与成渝地区的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金银花、辣椒的品种改良。另一方面,在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环节,加强与区域内的企业合作,拓展销售渠道。通过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将绥阳的特色农产品快速运往成渝地区及遵义主城区市场。

四是完善产业链条,实施产业的重度捆绑。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重要定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成渝地区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等重点产业发展迅猛,绥阳必须利用好当前政策风口,在装备制造业上精准发力,在产业配套承接、链条补充等方面与成渝高度协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向成渝的深度融合,实现重度捆绑,搭上新一轮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快车。回答好“成渝建设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需要什么、我们对接成渝拥有什么”两个问题。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聚焦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为其延链补链。以现有装备制造业企业和基地为基础,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与成渝地区重点企业深入合作,吸引更多成渝地区的优质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同时,加强与遵义主城区的工业协作,共同打造产业集群。如与白酒产业配套,发展包装、物流等关联产业,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历史演进与价值意蕴

王全安 吴恋 朱姝雅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套时序仪式与生活实践,内嵌着民族独特的精神图腾、价值取向与生存哲学。这些在特定时令节点循环上演的文化仪轨,不仅为农耕文明规划了时间刻度,更深层地积淀了厚重的集体记忆与生命感悟,构成了一套完善的文化遗产与道德培育机制。

## 一、春节:万象更新的年度盛典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庆典,其根源可上溯至上古时代的岁首祈年祭祀,是农耕文明对自然时序轮转所作出的神圣应答。《鹖冠子·七月》中“穹室熏鼠,悬门墜户”之句,描绘了岁末年初清扫居所、抵御严寒的场景。

历经夏、商、周三代对岁首制度的逐步调整,至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正式将夏历正月定为一岁之始,由此奠定了延续两千多年的春节传统。春节不断汲取多元文化养分:从周代盛行的“驱傩”,到汉代兴起的祭祖与守岁,再到唐宋时期燃放爆竹、悬挂桃符,直至明清的拜年贺岁等,最终熔铸成一个集祖先祭祀、节庆欢愉、伦理教化与民俗游艺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春节的价值意蕴,首在践行“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通过一系列辞旧迎新的仪式,达成人与自然节律的和谐共鸣;其次,彰显了“家国同构”的伦理观点,除夕夜的团圆饭与宗族祭祀强化了血缘纽带,而遍布城乡的庙会、社火等公共庆典,则有力塑造了社会共同体意识;从更深层次看,爆竹、春联、压岁钱等节俗物品,共同构筑了一个驱邪避灾、迎祥纳福的象征系统,折射出中华民族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恒久祈愿。

## 二、元宵节:普天同庆的秩序突破

元宵节,是春节系列庆祝活动的压轴高潮,因举城张灯、万人空巷的热闹,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独具风韵。其起源糅合多重文化积淀:既蕴含汉代宫廷祭祀“太一神”的古老渊源,亦融合佛教燃灯供佛的宗教仪轨,同时吸纳了道教“上元节”的文化元素。《史记·乐书》记载,汉室常在正月上辛日于甘泉宫通宵达旦祭祀太一神,这可视为后世夜间观灯习俗的雏形。至隋唐时期,元宵节完成了从宗教仪式向大众娱乐的转型,京城长安出现了“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的璀璨盛景。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更将元宵庆典推向巅峰,

辛弃疾词中“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传神描绘,生动再现了当时灯火辉煌、歌舞彻夜的天欢场面。

元宵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社会常规的暂时性突破与整合。一方面,它借助灯会、社火等公共展演,营造了一个官民同欢、城乡共融的特殊社会场域,短暂消弭了日常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猜灯谜、吃元宵(汤圆)等习俗,通过“圆”的意象深化了人们对团圆、美满的文化认同。同时,元宵节特有的“金吾不禁”制度,为女性走出闺阁、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难得机会,使其成为传统礼教社会中一抹亮丽的人性解放色彩。

## 三、清明节:生死智慧的哲学表达

清明节是中国特有的、融合了寒食禁火与上巳踏青古俗的复合型节日,形成了祭奠逝者与嬉游春光并行的独特人文景观。其历史演变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古人对生命认知的持续深化。先秦时期既已存在暮春时分的“改火”习俗,《周礼》记载“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源流久远;汉代将清明前夕定为“寒食节”,民间广为流传的介子推传说为其增添了忠孝色彩;至唐代,寒食节扫墓被正式纳入国家礼制;宋元以后,清明节逐渐整合了寒食与上巳的节俗内涵,最终定型为今日祭扫与踏青并重的节庆形态。

清明节的价值内涵,首为“生死相通”的哲思,人们通过扫墓祭祖的仪式,构筑了一条连接往昔与当下、生者与逝者的情感通道,使个体在慎终追远中获得生命的归属感与延续感;其次,它彰显了“顺其自然”的生态智慧,人们在明媚春光中踏青、插柳、荡秋千,实现与万物复苏的自然生命亲密互动,表达了对生命循环不息的深刻领悟;它还通过哀思与乐游并置的节俗安排,实现了对死亡焦虑的文化超越,引导民众在缅怀先人与拥抱自然的双重体验中,达到对生命本质的豁达认知。

## 四、端午节:民族精神的仪式书写

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人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节日,其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形成了历史人物纪念说(如屈原、伍子胥、曹娥)与原始信仰说(如恶月禳灾、龙图腾祭祀)等多种说法。《风俗通》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揭示了其起源于夏至时节驱邪避毒的实际需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传说与端午节俗深度融合,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明确记载了人们于端午日竞渡龙

舟以纪念屈原的习俗。唐宋以来,赛龙舟、食粽子等活动在全国普及,并被赋予了日益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端午节的价值体系构建极具层次:在物质层面,艾蒿、菖蒲、雄黄酒等节令物产共同构成了一套原始的卫生防疫体系,体现了古人应对时令疾病的生存智慧;在行为层面,龙舟竞渡既是集体协作精神的精彩演练,更是坚韧不屈民族气节的象征性表达;在精神层面,通过与屈原这一理想主义人格符号的紧密结合,端午节成功地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升华为对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实现了祛病禳灾的生理需求与精忠报国的伦理要求的高度统一。这种多维度、深层次的价值整合,使端午节成为展现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与精神风貌的重要文化载体。

## 五、中秋节:宇宙观照的人文情怀

中秋节是以月亮为核心意象的节日,其形成经历了从原始自然崇拜到人文情感寄托的漫长过程。先秦典籍《周礼》中已有“中秋夜迎寒”的祭祀记载,汉代出现了秋日敬老的活动,至唐代,赏月成为文人墨客的风雅之事,李白《月下独酌》、杜甫《八月十五夜月》等诗篇即为明证。宋代商品经济的兴盛推动了中秋节俗在民间的普及,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绘了汴京城“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的热闹景象。明清时期,月饼作为节令食品走向固定化,“团圆饼”的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中秋节的价值内涵,首在“月圆人圆”的宇宙观照上,人们通过祭月、赏月等活动,将天体的周期运行与人间的伦理情感巧妙关联,进行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索;其次,它借助月饼、团圆饭等物质载体,将家庭伦理亲情物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使骨肉亲情在仪式性的共食中得到巩固与升华;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中秋节所蕴含的“团圆”意识,早已超越单个家庭的范畴,升华为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共通情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咏叹,正是这种普世性情感共鸣的生动写照。

## 六、重阳节:生命关怀的审美升华

重阳节以其独特的数字崇拜(九为阳数之极)和对生命的礼赞,在中国节日体系中别具一格。其起源与古代阳气崇拜及避灾观念紧密相连。汉代《西京杂记》中已见“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的记载,显示当时节俗已初具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被注入了丰富的文

化内涵,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形象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桓景登高避灾的传说则进一步丰富了其民俗叙事。唐代,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法定节日,登高、赏菊、佩茱萸等活动在宫廷与民间广泛流行。

重阳节的价值意蕴经历了一个逐层升华的历程:最初体现的是“避祸禳灾”的实用性,通过登高、佩茱萸等行为实现时空上的趋吉避凶;继而发展为“祈寿延年”的生命渴望,菊花酒、重阳糕等节物皆被赋予了健康长寿的吉祥寓意;及至当代,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敬老孝亲”的时代新意,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将其定为“老年节”,成功实现了传统节俗与现代价值的结合。这种从避灾到祈寿,再到尊老的价值演进,生动展现了传统节日自我更新的内在活力与文化适应性。

## 七、冬至:阴阳转化的哲学实践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古代社会中享有“亚岁”的尊崇地位。其起源在于古人对太阳周年运行的精确观测,《尚书·尧典》中有“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的记载。周代曾以冬至为岁首举行隆重的祭天典礼。汉代“独尊儒术”后,“冬至阳生”的观念深入人心,朝廷与民间均有冬至安身静体的习俗。唐宋时期,冬至与年节并重,民间流传“冬至大如年”的谚语,祭祖、互贺、食用特定节令食物等风俗盛行不衰。

冬至的文化价值,首在“阴阳消长”的思考,古人通过祭天、测日影等仪式,将自然规律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实现了“观象授时”与“人文教化”的有机统一;其次,馄饨、饺子、汤圆等节令食品,其形制与名称皆蕴含“混沌初开、阳气始生”的宇宙生成论象征意义,使抽象的思想通过日常饮食变得可知可感;更深层地看,冬至习俗中蕴含的“扶阳抑阴”思维,不仅是古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更培育了一种顺天应时、静待生机的生活态度。这种将自然律动内化为行为准则与生命节律的文化模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互动智慧。

## 八、除夕:时间过渡的仪式阈限

除夕,作为旧岁的终章与新年的序曲,在中国节日体系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特殊角色。其起源与上古时代的岁末祭祀和驱傩仪式一脉相承。唐宋时期,守岁之风盛行,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盛行彻夜不眠以迎新岁。明清以来,贴春联、燃爆竹、阖家

共享年夜饭、长辈赐赠压岁钱等一系列习俗日趋定型,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而富有深意的除夕仪式体系。

除夕的文化价值,首在其“时空过渡”的阈限特性上,通过一系列强化边界的仪式,帮助人们顺利完成从旧岁到新年的心理转换与社会身份的过渡;其次,年夜饭与压岁钱习俗集中体现了代际伦理与祝福文化,前者通过共食仪式强化家族认同与内部团结,后者通过财物的馈赠实现了福运与关爱的代际传递;其最深刻的文化意义在于,除夕通过“辞旧”与“迎新”的仪式组合,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循环时间观与文化再生机制。它让人们在年复一年的周期循环中,不断获得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与生命更新的希望。这种将物理时间成功转化为文化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伟大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之一。

纵览上述八大传统节日的演变历程与价值内涵,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共同编织了一个结构完整、意义丰富的文化体系:春节开启年度周期,清明叩问生死智慧,端午高扬民族气节,中秋凝聚家国团圆,重阳提升生命境界,冬至阐释阴阳之道,除夕完成时空转换。这一体系内的各个节日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它们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土壤,却又以其超越时代的文化魅力与精神价值,持续不断地为中华民族提供着价值导向、情感慰藉与文化认同,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在当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工作中,深入挖掘并创造性转化这一丰富的文化宝藏,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活化”传承的积极实践,更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内在必然要求。

(作者王全安系贵阳康养职业大学教师,本文是贵州省“2025年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思政课建设”课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